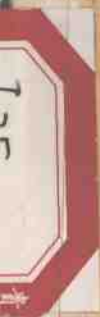


走向山村



725
75

10412

146

走向山村

——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机厂的报告

李继伦

走向山村

——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机厂的报告

李继伦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4}$ 印张: 4 $\frac{1}{2}$

字数: 79,000 印数: 1-6,000

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90·87 定价: 0.32元

目 录

第一章 红色厂牌	
一 唇枪舌剑	1
二 牛犁和弯榆	5
三 号角声声	10
第二章 迎风斗浪	
四 严峻的考验	17
五 “马掌精神”	19
六 “搬尾巴炉”前	22
七 有志者事竟成	26
八 斗争在继续	32
第三章 走向山村	
九 “五一〇”事件	38
十 出题目和做文章	42
第四章 钢牛铁马	
十一 开沟犁诞生记	57

第一章 红色厂牌

一 唇枪舌剑

一九六〇年七月，正是“入夏多旋风”的季节。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机械厂的一间干打垒式的办公室里，厂部扩大会议正在研究换厂牌的问题。

“农业产品零零碎碎，产值低，利润少，工厂面向农业非赔钱不可！我们厂，是县里的一棵摇钱树，给矿山生产矿车，给铁路加工道岔，省工省力油水大；可农业呢？农业是门穷亲戚，靠不住！办工厂谁都不愿意沾它的边，可咱们却主动！”

说这话的是一个副厂长。他慷慨陈词了一番以后，气鼓鼓地坐下了。

外面呼呼地刮起了一阵旋风。那旋风卷着沙尘，“啪啪”地拍打着窗户，屋里一时显得昏暗起来。

“我们是手艺人，是干细活的。我们做的自动道岔子和钩头螺丝，谁不报响！一刮一研，公差一道，卡尺一量，完事大吉；可农业活呢？”钳工老孙，说话象连珠炮：“农业活粗粗拉拉，犁壁象个老母猪耳朵，犁轴象个轱辘把，连个

正经形状都没有。我看哪，给农业干活是一没出息二屈材！”

“我不同意上述看法！”坐在小土炕上的负责生产的魏洪兴，“咕咚”一声跳到屋当央。这个心直性耿的中年人，原是个农村供销社的干部。解放初期，党号召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，魏洪兴二话没说，挑起“八股绳”，爬山越岭，走乡串户，为贫下中农办起了“一担挑商店”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，他凭着一根扁担两只筐，为活跃城乡经济而日夜奔忙。眼下，在落实县委决议，明确办厂方向的时候，有人竟不同意把工厂转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上来，魏洪兴怎不急得太阳窝蹦蹦直跳呢？！他说：“我们国家有五亿多农业人口，农民的情况如何，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，关系极大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。毛主席、党中央号召我们坚决地把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，把支援农业的工作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。县委决定我们厂子为农业生产服务，这是党组织对我们的信任！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着眼，把‘农业机械厂’这块牌子挂出去！”

“对！我们同意老魏的看法！”

“我们是社会主义工厂，不是过去资本家开的买卖，不能削尖脑袋往钱眼里钻！”

“对！这块牌子应该挂，应该挂！”

大多数人呛呛起来，屋子里“嗡嗡”的。

到底挂不挂这块厂牌呢？“千人打鼓，一槌定音”。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在党支部书记李树仁身上。

李树仁，长得粗壮墩实，浑圆的脸盘上，经常浮现着笑意，显得格外亲切、和蔼又热情；他那双深邃的眼睛，叫人感到稳重、老练和刚毅。这个受过毛主席亲切接见的中年干部，执行党的决议钉是钉，铆是铆，毫不含糊。唇枪舌剑、激烈的争论，就象在他的耳边放着不少只蜜蜂桶，尽管“嗡嗡”一片，他清楚地意识到：这是两条路线、两种思想的交锋！他耐心地听着各种意见，正在沉思凝想：县委遵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“以农业为基础、工业为主导”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，决定把我们这个“机械厂”改为“农业机械厂”。在厂牌上添上“农业”二字是容易的；但是，在人们的思想上添上“农业”二字该是多么不容易啊！这难道是换一块厂牌子的问题吗？不！这是政治思想上的一场斗争啊！头脑里不换上当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思想，挂上“农业机械厂”的牌子又能怎么样呢？

“老李，快刀斩乱麻，你说句痛快话吧，这块厂牌到底挂不挂？”代表多数意见的魏洪兴急不可耐，火呛呛地说。

李树仁笑了笑。他何尝不愿意“喊吃卡喳”呢？然而，有些同志思想不通，瓜没熟透，强扭怎能甜呢？思想工作可不是“雷厉风行”的哟！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老魏啊，你们同意挂牌子，可你说说，这块牌子往哪里挂呢？”

魏洪兴直楞楞地说：“这还用问，门上呗！”

李树仁“哈哈”地笑了起来。然后严肃地说：“要是挂在门上，现在还不能挂！”

“不能挂？”魏洪兴惊异得瞪大了眼睛。他简直不敢相

信自己的耳朵。难道这个最了解自己心情的上级，这个热情奔放地传达过县委决议的上级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能不支持挂牌子吗？！

“老李，这，这可是县委决议啊！”

“正因为是县委决议，我们现在才不能挂！”

李树仁认真而又果断的话，使大多数同意挂牌子的人震惊了：难道党支部书记不执行上级党的决议？！

魏洪兴心里燃起了一股无名大火，他控制自己，不让发作。问道：“老李，还有没有研究的余地？”

“怎么没有研究的余地？”李树仁笑着说：“不过，咱们不在厂子研究了，我建议咱们到乡下蹓跹几天去！”

“蹓跹？！”一听这两个字，魏洪兴的火大了，大多数同志的火也烧了起来！……

亲爱的读者，一九六〇年，那是怎样的时候啊！当时，我国正在遭受着严重的自然灾害，继一九五九年全国五亿多亩土地受灾，又有六亿多亩土地遭到自然灾害的袭击；而帝国主义、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们，趁火打劫，联合反华，美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，苏修叛徒集团背信弃义，撕毁合同，撤走专家，妄图在各方面卡我们的脖子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每一个照毛主席教导办事的中国人，谁不和帝修反憋一肚子气，扎紧裤腰带去干社会主义呢？此刻，每一个革命者都在自觉地为党、为国家承担压力，谁还有闲情逸致去蹓跹！

魏洪兴和大多数同志没有理解李树仁的意思，大声地喊

了起来：“老李，眼下苏修卡咱们的脖子，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难，这是什么时候哇？蹉跎蹉跎，我们可没有那份闲心！”

李树仁站起来，重重地拍着魏洪兴的肩头，分明而又沉静地说：“伙计，你们懂得这个，那就更应该去一趟了！”

二 牛犁和弯榆

七月，骄阳似火。瓦蓝瓦蓝的天空，象被水洗过似地透亮；“哗啦哗啦”的清溪，闪动着鱼鳞般的波光；重峦叠嶂的远山之间，白云缭绕，好象飘荡的轻纱。

李树仁领着大伙，穿过了雷劈电砍的峡谷，淌过了水光潋潋的小河，走过了绿草红花的野坪，在一座松青柳翠的山岗上，他们停住了脚步。

山岗上巍然耸立着一座高压电线的铁塔。那铁塔的顶部，无数个串葫芦似的电磁瓶把粗粗的高压电线一根根连接过来，又甩向群山起伏的天边。高压电线一个劲儿地嗡嗡鸣响，还不时发出啪啪的电流的爆响声。

李树仁抹了一把汗水，笑呵呵地问身旁的老孙：“老孙，你说说，高压电已经输向了农村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”

老孙眨巴着眼睛说：“这还用问，说明农村很快就要实现电气化了呗！”

“对！这是实现电气化的前提！”李树仁把手一指：“同志们，请仔细地看看山下吧！”

山下的坡地上，绿茵茵的禾苗峥嵘苗壮；一群群社员弯腰弓背，挥动油光黑亮的臂膀，正在铲二遍地；几个老农摇晃着鞭子，“哦哒哒哒”地吆喝着，几头老牛慢慢腾腾地拖着沉重的弯把木犁杖在趟地。

看着这笨重的耕耘场面，李树仁深沉地说：“高压电线拉到了农村；可高压电塔的下边，却是笨重的体力劳动，却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简陋工具。同志们，我们是工人阶级，是国家的领导阶级，我们常说要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可这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呢？”

大伙谁也没有吱声。他们默默地望着这毫不协调的场面，有的心里象木犁杖似地沉重，有的心里象高压电流似地“嗡嗡”鸣响。

李树仁领着大伙，又向前走了。不知怎的，原来一直走在前面的老孙，现在却落在大伙的后面。他的双脚象被什么坠住了似地迈不开步子，不停地回头看着。那笨重的木犁杖虽然已经看不见了，但在他的心里，却犁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。他想：“我是个老工人，可我学技术为了啥呢？农民兄弟拚着笨重的体力劳动，为革命，为社会主义生产着粮食，可我在厂部扩大会上……”老孙心里又悔又恨。

“老孙！跟上来呀！”李树仁停了一下脚步，热情地喊了一声。老孙一溜小跑撵上了大伙。

李树仁一边走，一边和大伙唠扯起来：“同志们，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三笔数字：说是一九五九年，我们国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的国营农场，平均一个劳动力全年创

造产值三千元左右，生产粮食三万斤左右，商品率占百分之七十四；已经实现半机械化的农村人民公社，也就是说主要使用新式农具，同时有少数拖拉机，平均一个劳动力全年创造产值一千二百元左右，生产粮食一万五千斤左右，商品率占百分之六十；而使用旧式农具比重较大的农村人民公社，平均一个劳动力全年创造产值七百元左右，生产粮食八千斤左右，商品率只占百分之四十。这三笔数字对比出一个问题来，这就是说：使用机器比使用新式农具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倍，商品粮食的产量提高一点四七倍；比使用旧式农具提高劳动生产率二点七五倍，商品粮食的产量提高将近六倍。大伙再算算，我得的这个数对不对呢？”

大伙默默地算着、走着……

亲爱的读者，李树仁难道仅仅是在让大伙算算这笔数字吗？不，不是的！愈是细算这笔数字，农业机械化的优越性不就是愈加分明吗？

一片树海呈现在眼前。笔直粗圆的钻天杨，郁葱青翠，直刺云天；阵风吹过，发出“哗哗”的涛声。就在这树海旁边，大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几棵小榆树参差错落，每棵树梢都拴着一根绳子；绳子上又坠着一块石头。茶碗口粗的小榆树干被大石头坠得象弓似地弯着身子。好端端的小榆树坠上大石头干啥呢？

大伙正在猜测，李树仁找来了护林员崔景明。崔景明是全县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，他须发斑白，长寿眉，笑眯眯，红松木似的脸膛上布满了核桃皱纹。虽然已经年过花甲，但

身板结实，精神旺盛。他见大伙瞅着这几棵弯腰小榆树直纳闷，便讲起了小榆树的故事——

原来，农村的弯把犁杖是用榆木随弯就弯做成的。每年备耕的时候，木匠就到处收集弯身榆木。然而，哪里有这样适合做犁轘子的弯身榆木呢？崔景明看着队里的木匠着急，便想：我为革命护林，倒是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材；可是，队里却找不到可以做犁轘子的榆木，这叫什么人民公社社员呢？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呀！为了给队里培养做犁轘子的材料，他绞尽脑汁，想出了这么个办法。

“同志啊，我这个法子虽说是笨点儿，可总比没有强得多啊！毛主席领咱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，土地早就连成大片了。咱贫下中农为了多打粮支援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，早就想扔掉这弯弯犁杖，可眼下还得使它呀！”崔景明走到一棵小榆树跟前，爱抚地说：“皆因这个，我一天不知弄它多少遍，恨不得马上就能长出几根犁轘子来！”

听着崔景明的话，大伙心里直翻个儿。真没想到，这几棵弯腰小榆树却紧紧地连着集体经济，紧紧地连着社会主义道路，紧紧地连着贫下中农的心哪！

此刻，老孙的心里难受极了！常言说：“十年树木”，就算十年吧，才能培育出几根犁轘子呢？要是我们用扁钢做铁犁轘子，一锤子就是一个弯，一天能造它百八十个，这对支援社会主义农业该有多么重要哇！

李树仁看了看老孙，看了看大伙，激动地说：“同志

们，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广大贫下中农，是多么盼望着实现农业机械化啊！一九五四年八月，当洛阳拖拉机厂建厂的消息传到洛阳涧河西边的唐屯的时候，贫下中农那个高兴劲儿真是难以形容！老年人激动地说：‘盖吧，再不能让儿孙们拽犁扯耙，累得腰断骨伤了！’青年人跳着高说：

‘咱这双戳牛屁股的手要开着拖拉机嘟嘟跑啦！’有一位白发苍苍的王大妈，发现埋在村西的一根座标被人撞倒了，害得测量队的工人多费了一天工，这位王大妈就和儿子一起，没黑带白地把那根座标看了起来。谁要是走近一步，她就大声说：‘快走开！这是拖拉机厂的顶天柱，它一歪，就盖偏了！’在开工典礼那天，一个参加仪式的农民代表兴奋地说：‘这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一件大喜事！为了参加这个开工典礼，我们怕睡过了，几个人搬到一块儿坐了一夜！’……同志们，这是我从报上看到的；眼下，站在我们身边的崔景明老大爷，不也是同样的心情吗？！”

同志们注意地听着李树仁的谈话，谁也没有插言。阵风吹过，树林发出“哗哗”的巨响，就象海涛轰鸣。

李树仁环视着大伙，提高了嗓门说：“同志们，毛主席在去年曾经指出：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’！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，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，实现共产主义。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劲头这么足，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李树仁话刚落音，大伙早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，一齐喊了起来：“李书记，我们明白了。咱们回去挂牌子吧！”

魏洪兴此刻也明白李树仁领大伙到农村来蹓蹓的意义了，他急不可耐地说：“老李，咱们到工厂，马上就挂吧！”

李树仁看着大伙热烈的情绪，心里非常激动！但是，当他瞥见老孙还在蹙眉沉思，便悄声地和魏洪兴说：“老魏，这牌子，我看暂时还不能挂！”

“咋还不能挂？”魏洪兴又楞了。

李树仁沉稳地回答说：“在头脑里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！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到心窝里。我看，咱们还得蹓蹓蹓蹓！”

魏洪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三 号角声声

老孙心事重重地跟着李树仁向前走。他思想斗争很激烈。本来，高压电塔下沉重的木犁、林海旁边的弯身榆树、农业生产的三笔数字，已经唤起了他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责任感；然而，想起干农业活粗粗拉拉、简简单单，一种“屈材”的感觉又象毛毛虫似地抓挠着他的心。他脸色沉闷，眉宇间拧成一个乌黑的疙瘩。

亲爱的读者，请不要责怪这种在思想改造方面的反复性吧！学过马克思、恩格斯《共产党宣言》这篇光辉著作的李树仁深深懂得：“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；毫不奇怪，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。”做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者，

不是应该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，帮助每一个同志实行这种最彻底的“决裂”吗？！

李树仁领着大伙，绕山盘岩，一边走，一边唠。他的肚子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。

“同志们，我们大伙都知道张思德这个人物吧？”李树仁谈笑风生地说：“张思德是一个忠实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共产党员。他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，经过长征，负过伤，是人民的功臣。对于党交给他的任务，张思德从来不打驳回。让他打仗，他机智勇敢地夺取了敌人的两挺机关枪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；让他去杨家岭送信，他顶着火辣辣的太阳，跑步前往；让他到洛河川去为部队赶猪，他连夜涉水渡河，完成了任务；让他到南土黄沟去烧炭，他创造了一边砍伐，一边装窑点火，一边出窑的流水作业法。同志们，张思德是毛主席的战士，我们是毛主席的工人；人家干革命不讲价钱，难道我们倒要论斤说两吗？”

李树仁的每一句话，就象一把火，烧得老孙心里象开锅似的。

突然，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：“喂——同志，快闪开！快……”大伙吃了一惊。顺着喊声望去，只见一块圆鼓隆冬的石头顺着漫山坡几哩轱辘地滚了下来！一个中年汉子一边慌里慌张地喊着，一边飞也似地冲下了坡耕地。

那块圆鼓隆冬的石头直朝大伙滚来，速度越来越快。幸亏圆石头滚到离大伙不远的地方，被一根枯树桩子挡了一下，它往旁边一滑，滚到一个小凹窝里停住了。

那个汉子跑到小凹窝旁边，搬起那块圆石头，粗粗地喘了一口气说：“多悬！这败家的鸭蛋碾子，真捣蛋！”说着，歉疚地笑了笑，转过身，“蹭蹭”地朝着坡耕地走去。

那个汉子一转身，老孙和大伙看见，他的腰里别着一把明亮的斧子，掖着一堆木头楔子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大伙跟了上去。

那个汉子汗涔涔地把鸭蛋碾子“咕咚”一声扔在垄沟里，顺手拿起旁边的一副木制碾框套住碾子，而后从腰里拔下斧子，摸出几个木头楔子，一边往木制碾框上夹楔子，一边气咻咻地骂道：“妈的！看你还捣蛋不？看你还捣蛋不！”

老孙赶到跟前一看，顿时明白了：原来，这里的山地坡度较大，木制的碾框好松动，要是不经常往碾框上夹楔子，鸭蛋碾子就会脱框而出。可是，夹楔子也不是好办法呀！越夹，那木制的碾框不是越松动吗？

那社员粗犷的骂声和砸楔子的斧声一个劲儿地响在老孙的耳边；一个个木头楔子仿佛不是夹在碾框上，而是砸进他的心里！他想：“碾框是粗粗拉拉的小农具；可是，没有人改革，它就一个劲儿地‘捣’农业生产的‘蛋’！这怎么能行呢？”不知怎的，那笨重的牛犁，那坠石的弯榆，又在眼前浮现；中年汉子那歉疚地笑，使他感到自己对农民“歉疚”！他掏出卷尺和笔记本，量着、记着、琢磨着……

李树仁见老孙蹲在木制碾框旁边，连量带画的不知干啥，便悄悄地凑了过去。只见老孙的笔记本上画着一幅松紧可用螺丝调整的碾框草图；草图上端，歪扭但很刚劲地写着

“铁制碌框”四个大字。看见这，李树仁心里高兴极了！他和魏洪兴交换了一下眼色，满怀信心地说：“走，趁热打铁，咱们继续蹿跹！”

在一棵浓荫如盖的歪脖子老榆树下，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农怀里抱着犁杖，正在用一块石头片儿蹭着铧子上面的泥土。

“歇气啦？”李树仁亲切地打了声招呼。

“人倒不想歇，马可受不了！”花白胡子的老农用他那青筋突暴的手一指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看把那马累的，见着青草都懒得张嘴！”

大伙扭头望去，只见旁边的一匹“菊花青”，浑身湿漉漉的，“突突”地打着响鼻，无力地瞅着这些陌生人。

“咋累得这样呢？”老孙摩挲着“菊花青”那油光闪亮的毛管儿，奇怪地问。

“咳，同志，咱这是黑土地，粘性大；这铧子不光堂，可劲儿带土。俗话说得好：‘宁拉千斤载，不拉一犁土’。哑叭牲口不会说话，咱当把式的可得有心哪！”花白胡子的老农正和大伙唠着，猛然间朝大道上喊了一声：“我说小伙子！你急三火四地干啥去呀？”

大伙回头一看，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拎着四、五条铧子，喘吁吁、汗淋淋、急火流星地不知要到哪里去。听见喊声，那个小伙子刹住脚步，把手里的铧子往高一拎，呼哧带喘地说：“看！又打坏了，还得回队去取！咳，真没治，我们队的地，石头多，可这铧子却脆得象玻璃。”小伙子说